

余大宗伯集叙



余少叨世用論文每有結撰

互相商略余才不逮世用而

有季緒之病疇舌世用文不

無誇駁迺世用莫逆也歸而

易之望不仍弋字其功歟類

此世用有志當世非聖之書
不習非經齊之策不譚嘗謂
文章經國大業古元公詰匠
所以鼓吹休明潤色也代胥
文是藉而徒取點綴鳳華薈
叢景物斯誠壯夫所耻經國

之謂何余躋其畝世用著者
國朝紀聞余既序而傳之矣傳
未幾果心與俱往余篇

國家惜世用寢門之淚望今藪
藪尚安忍輯世用文焚世用
文終不可無傳迺搜篋中藁

殺青計若干卷文倍其詩表
疏倍果詰文嗟又世用以以
文章稱也詎世用意哉余每
見世以文字有絕似其心者
有豨不似果心者其似者衷
啻也其不似者貌啻也今世

用遺文具在讀之如孤峰斷
崖屋然于後又如玄珠璣重
不假雕飾而磊落適上之氣
時益毫楮剔其天性使然皆
心于顏魯公字亦云余固謂
魯公字世用文政足方耳世

用性卑剛不以加心行卑高
繫不以驕心平虛响又雷事
不出口卑當國家大議是曰
是非曰非即蕩夫不能奪事
有所不可義形于色事過即
已未嘗譽賢中也不佞謂才

易得耳氣如世用難氣亦易
得而御之以正能自知盲聵
如世用難世用不可作所妨
拂百代者其文在耳同率爻
吳公及世用門人李公吳意
雅與余同故相與刻而傳之

要之世用之必傳者以其心
不但以文也若迺世故睽離
少事淪盪疇爲披腹令我輟
絃此猶余憾世用之私爾不
具論

萬曆三十六年癸卯壬元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

國史

臣牒劄總裁

經筵

日講官前詹事府少詹事掌翰

林院事年弟馮琦頌管琴揆

馮琦

題余文恪公集序

余觀文士家言宗理窟者類規
模伊洛而文詞則朴工詞章者
類希聲秦漢而旨味則疎甚至
兩相譏而兩不相下若聚訟然
夫惟有道之士沉涵淵蓄理道

經綸了了胸臆而托之爲文往
往攄所獨得無事摹擬而精神
自露詞彩自工豈非秣苑之精
華文家之芳軌哉若余同年友
余文恪公是已公爲人樸中吶
口恂恂若無所表見而裊躬勵

行凜然不可犯以非義故形之
文詞精深淵懿根極理要而冲
和恬雅之趣燁燁楮穎間則又
超然色相之外而不着跡于理
障者若其封章論列隨事敷陳
反覆婉轉必期于感格君心而

後已卽唐魏陸諸名家不是過也

上雖未盡行其言而終公之身

溫綸慰留至再且三庶幾盛世明
良之遇哉公屬續之日今宗伯
琢菴馮公追念年契之深檢筭

中遺藁眎余而因以屬公之高
第李還素君以廣其傳余樂觀
其成而喜公之精神托遺編以
不朽爲之序而歸之

省

萬曆壬寅之冬日同年弟吳達

可書于洪都公署中



淡然軒集目錄卷一

疏

論史疏一

論史疏二

捐俸以資賑濟疏

捐俸助工疏

火災疏一

火災疏二

火災自陳疏

患病疏一

患病疏二

恭慰疏

自陳疏

謝羊酒欽錠疏

議謚法疏

請補禮卿疏一

請補禮卿疏二

考察自陳疏

覆雷火疏

皇長子婚禮疏一

皇長子婚禮疏二

皇長子婚禮疏三

皇長子婚禮疏四

皇長子婚禮疏五

皇長子婚禮疏六

皇長子婚禮疏七

皇長子婚禮疏八

皇長子婚禮疏九

辭尚書疏

淡然軒集卷一

瀛海余繼登世用父著

瑯邪馮琦用韞父校

延陵吳達可叔行父閱

修史疏一

爲纂修正史事臣惟正史之體紀表傳志悉備紀
志以載國家之政典但稽考于

朝廷即可備史臣之纂述列傳以載一代之人物必
博訪于四海乃可協衆人之公評伏蒙

皇上先允輔臣陳于陞之請 勅諭儒臣纂修本朝
正史以垂啓佑又 允輔臣王錫爵等之議行令
郡國購求海內典籍以備纂修德意甚盛臣以庸
愚濫厠副總裁之末自二十二年八月內開局以
來日與諸臣在館繙閱中秘副錄搜求故實將以
次輯爲志表 帝紀等書無容別議惟是自開國
以至于今二百餘年間 祖宗道化之隆國家人
才之盛應運而興光映後先其應載列傳者不可
勝數矣第人衆則其勢必渙時久則其事易湮若

全憑 秘錄之隱括則志其畧未志其詳欲兼採
野記之紀聞多傳其疑非傳其信苟非聞見之博
安能紀述之公伏乞 勅下禮部移文直隸并各
省提學官轉行所屬各府州縣地方其有碩輔名
卿德業彰著者首先輯錄此外有立朝大節生平
卓行表表在人耳目者不拘官秩崇卑一併收采
至于名儒良吏孝子貞婦與夫隱逸方伎之流可
備紀載者逐一查訪或詳錄其家乘或博詢之鄉
評務要明白開具當時行事實跡編成書冊送部

備考若有生不齒于時歿無聞于後者不許徇情
濫褒致淆公論定爲期限載入考成庶臣等得以
藉手次第編摩不至耽延歲時虛糜廩餼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

脩史疏二

爲俯循職掌敬陳脩史一二未定事宜伏候

聖裁以昭大信以光大典事臣惟代之有史櫛撫故
實備載冊書明示嗣來用垂法戒非一人之書而
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公也故是非

虛實之間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私諸其君而
後可以言公公今諸臣奉

命纂脩首先

帝紀行且就草矣臣竊卽

帝紀而言有不可不自爲一紀者有可不必爲紀者
不可不自爲一紀者建文君是已可不必爲紀者
恭穆獻皇帝是已夫建文之號當復諸臣詳言之
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終覺未妥臣嘗考閱

實錄思

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爲三十五年者蓋緣即位之初欲以子繼父爲名不欲以叔繼姪爲名故爲是權宜之舉耳非有明詔革除之也乃後脩史者不達

聖祖之意遂於建文元年以後書其年而削其號并削其行事之跡故此數年間獨紀靖難事而不紀所靖之難爲何事若有所曲諱者今幸已復其號似當搜羅故牒採集傳聞詳載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別爲少帝之紀是是非非明白無隱則靖難之兵有名

聖祖之心益白夫以

聖祖所不自諱所不必諱者而臣子乃欲強爲之諱非以

天奉

聖祖也且事湏有實直道難枉今野史所記已多失真若不及今明爲之紀今後世以久憤之心信傳疑之語則史臣之失職不足惜如

聖祖何臣謂不可不自爲一紀者此也至

獻皇帝積德累仁篤生

神聖遂垂萬世不拔之基然其發祥之長亦不過如
德懿熙仁四祖止耳

四祖不紀而獨爲

獻皇帝立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卽

皇上之心亦必不安豈惟

皇上恐

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踧踖不自安者矣况紀號

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年紀名爲帝而所
載者乃藩王之事

皇上以爲于義于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繼
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爲其祖父作帝
紀者彼非不能紀不欲以私害公耳臣竊以爲

四祖事只宜附見於

太祖高皇帝紀之前

獻皇帝事只宜附見於

世宗肅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例亦宜與

列聖帝紀有別庶使名實不紊體裁不淆不然以
獻皇帝之子孫臣庶欲紀則紀矣如天下後世之公
議何臣誠不忍使萬世之下有非議

聖朝者謂可不必紀者此也凡此皆非臣下所敢擅
定者伏乞

勅下輔臣會同總裁纂修諸臣商議允當上請

聖明裁決行令載筆之臣有所遵守則天下後世頌
皇上之至公無私如

天如

地真有高出尋常萬萬者而于

正史爲益光矣

捐俸以資賑濟疏

臣等近接邸報見九卿大臣辭俸助賑荷蒙

皇上俯從其奏且

明諭五品以下不許辭臣等竊思人臣之立朝也若

詔祿計官固分厚薄至同憂共念何間崇卑况以

勢所不及而言四品以上俸資雖厚豈能遍數州

數郡之民以勢所可及而言五品以下祿入雖微

亦可活匹夫匹婦之命值此甚災之日又當極匱之時 皇上憂民且爲旰食 宮闈憫旱皆已助貲凡在臣工敢安常祿且臣等職居禁近既未嘗歷郡邑睹艱難情狀而繪鄭監門之圖官守閒曹又無能親職事得毘勉勤勞而效富青州之策執經累歲啓沃無由待詔頻年優游何補卽無事猶當奪祿豈誦時乃可素餐因此不自揣量願捐俸薪以佐涓滴伏乞

聖慈勅下該部准照在京堂上官一體辭捐則臣等愚心不愧愚分少安矣奉

聖旨准捐俸戶部知道

捐俸助工疏

茲遇 皇居鼎新工力浩大閣部諸臣各疏捐俸以濟工役臣職列閒曹久叨歲俸在無事之日尙且深愧素餐豈與役之時乃敢坐安常祿即較大 臣之俸不無厚薄而原臣子之心何分彼此願照例捐俸一年少資工費宦跡靡定安敢遠及歲時祿入有常竊欲少輸涓滴伏乞

聖慈特勅戶部將該支俸銀扣解工部收貯應用以見臣子不敢安常之義不忘趨事之忱奉

聖旨戶部知道

火災疏一

爲遇災脩省恭請

聖明臨御講筵并獻愚忠以備採擇以回

天意事茲者

乾清宮災臣伏睹

皇上明降手札思愆咎之未盡深引過以自責是

皇上警懼悔悟之心至真至切數年以來臣下所欲得之於

皇上所不能必得之於

皇上者而天出災變以感動之矣夫

皇上英明果毅具堯舜之資近乃不樂讜言似未擴其舍已從人之度者特

聖心偶未之悟耳一旦翻然猛省惕然覺悟必不敢復以莫違之成心忽難謀之

天意是舍舊圖新之大機也昔人有言臺諫所不敢

言者講臣得言之臣待罪

講幄叨糜廩祿平時既無能啓沃

主心遇變又不能陳說愀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天故敢少竭其愚臣講臣也猶憶供事之初

皇上時御 經筵非寒暑不輟

日御講筵非風雨不免因竊自思以

皇上至神至聖豈二三儒紳片時講誦卽能有裨於

萬一而

皇上留心問學如此者毋亦謂親宦官宮妾不如接

賢士大夫之雍容處秘殿深宮不如居廣廈細旃

之歛飭耽醉飽醲鮮不如味聖賢理義之雋永樂

聲色諛佞不如聞格言法語之砭箴乎是故自古

人君講讀日勤則志氣日清而處事咸得其當講

讀日懈則志氣日隳而處事多失其平

皇上何不反躬自思以今昔而並觀之也昔講讀時

昧爽臨朝者

陛下也今歲不一御矣夫人君象日日一日不照臨

人且駭異十日而不見日將翹首東望不勝抑鬱
無聊之思爲人臣子而終歲不一睹

天顏其瞻

天仰日之心當何如者此猶其小者耳下不見上則
所爲上交者不得不憑章奏而章奏又有時而不
行上不接下則所爲下交者不得不憑批答而批
答又有時而不下苟有煬竈之奸中扃外閉如

國事何知

皇上在御必無此事儻

聖子神孫中剛明稍有不及

皇上者而引今日爲故事則權不旁落政即下移是
皇上作法也豈以

明聖而慮不及此也昔講讀時遇早步禱者

陛下也今不一至

郊矣夫

郊祀不親已非古人昭事之意豈有目睹

天心譴怒至於焚燬

宸居震驚

聖躬視旱災爲孰切者猶然不一詣

郊壇深陳自怨自艾之誠以祈

天佑而僅止於遣官恭代豈以代者之恭即能謝

天譴而回

天怒乎未可必也此時而不親

郊更無望親

郊時矣昔講讀時時享齋居者

陛下也今不一入

廟矣臣竊度之方被災時

皇上所望於

九廟神靈之保護者豈不甚切而

九廟神靈所爲默佑於冥冥之中者豈不甚力幸無

事矣乃惜咫尺之勞不躬詣

祖考之前一申報謝豈惟

皇上之心不能自安卽

列祖在廟之靈不能不望於

皇上也昔講讀時推心以委大臣坦懷以任羣臣而

今不然矣中有所主輔臣不能申其說意有所移

九卿無能揀其敗言疑其私人疑其黨大寮既因之而虛位庶官亦因之以另推自古未有堂陛隔絕如此其甚者也夫

皇上養士二十四年於茲矣豈士生於時者盡懷私植黨而無一可信可倚者乎亦薄於視士矣夫國家事如人一身血脉有所不周則必有壅闕痿痺之患今上蓄疑以待下下懷疑以事上至今腹心之臣惶惑而不敢斷耳目手足之臣逡巡而莫知所措

陛下誰與治天下乎非所以示一體之誼成恭文之風也昔講讀時起用建言之臣優容直諫之士而今不然矣言官而言既怒其言而顯斥之不言又怒其不言而槩斥之當事者斥不當事者亦斥用者既斥斥者不許復用故兩月來無敢以言進者其心豈真以朝無闕政可遂相安於無言不過畏陛下之積怒不敢言耳夫不言極易事耳然人臣之利非

社稷之福也今修省之日正不諱之時臣恐在朝之

臣爭欲發憤懣効忠誠而言未必悉當詞未必悉
婉 皇上儻復厭其煩怒其激則諫道從此遂塞
而 陛下之善念阻矣惟

陛下辨言之公私以爲從違因以辨人之公私以爲
用舍不可槩以爲言耳而槩視之也昔講讀時亦
曾懲一二宦寺而罰止遠遣罪不株連今何如矣
疑心一生視左右盡若可怒怒心一起視左右盡
皆可刑鞭朴之慘滿前徵逮之使載道夫此輩豈
不欲委曲承順少得

皇上之懽心其逆 聖意而被嚴譴者攝于威也夫
攝之以威則愈不及而愈見其難堪寬之以情自
無不及而自見其可恕惟

皇上布大德赦小過治有罪釋無辜使人不懼死孰
不感恩當死而生感恩必甚由是肘腋誓御其愛
戴 皇上當有甚于 皇上之自愛者矣

陛下亦何憚而不爲此也凡此皆行事之偶失而其
原皆起于 聖志之未清其本皆由於

聖學之久廢故臣惓惓以勤講讀爲脩省之要務也

然臣不獨言之惟望 皇上行之且亟行之夫聞之而能行行之而能亟於行是真能悔悟者也人情初悟初悔皆能奮勵而漸久懈怠不免忽忘故臣願 陛下之亟行之也昔秦穆霸國之君漢武多慾之主而秦誓之書輪臺之詔載之經史爲後世美談 皇上儻不以臣言爲迂而力行之則天下萬世誦

明天子者爲禹爲湯而高出秦穆漢武之上矣

火災疏二

爲感時效忠敬陳致災之由伏乞

聖明省覽改圖以消天變事茲者 乾清宮災

聖德謙冲引咎自責羣臣仰體 聖心備陳脩省之

要矣臣復何言臣備員 講幄執經而事

陛下每覽經書所載古昔帝王卽當太平無事之日

而戰兢惕厲恒如天之無親而民之罔懷者何若

是其凜凜也蓋知君者 天之子也君雖尊常當

畏天天者民之天也民雖微常能動天故曰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今歲一執珪璧事 上帝而陛下不親也

天授 陛下以大位而歲時虛之不一御也第諉之
曰調攝夫果調攝也 明明在上必自知之不然
天無怒乎先後進言諸臣皆 天生賢才為世用者
陛下槩以為私而斥之且禁錮之矣恐間有忠肝義
膽憂治危明之士抑鬱而無所告不免仰

天而嘆也歲額歲增孰非民力有司請損之而不可
得不得不厚歛以充之嚴刑以迫之彼窮困之民
鬻妻鬻子而無所告不免仰 天而嘆也左右贊

御一逆 聖意動加鞭朴鞭朴不已必致死亡彼
當垂死亡之時而無所告不免仰

天而嘆也罰奸懲惡法何可廢彼其株連漫引之衆
誣服於拷訊之下而無所告不免仰

天而嘆也 天以天下臣民付之 陛下乃監觀四
方日聞嘆息愁苦之聲 天無怒乎 天之怒

陛下不以言其儆戒 陛下亦不以言時出虜患倭
變以譴告之而 陛下不悟也又出水旱盜賊以
譴告之而 陛下又不悟也於是舉

紫宸太微 皇上萬萬年所深居靜攝優游逸豫之地一旦付之烈焰之中 天之怒亦甚而其仁愛亦切矣伏願 陛下敬 天之怒體仁愛之心惕然思翻然悔悟急 下罪已之詔深陳既往之愆改絃解網與天下更始則不俟崇朝而臣庶騰懽 帝天悅豫兩間交泰和氣薰蒸變災爲祥其事甚易而其效甚速也今 宸居既燬行且鼎新 陛下不以此時收拾人心遽欲糜其財而勞其力恐易動之勢成而難謀之

天復有大可畏者矣 皇上聖神當自明知而臣猶敢喋喋者亦講誦陳說職掌當如此耳

火災自陳疏

爲因災省咎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回

天變事茲者 昊天威怒 宸居蕩焚

皇上自引咎愆臣寮各陳瘼曠况如臣者猥以謏陋

游沐 寵榮八載 講帷廿年清秩雖從諸臣之

後屢陳勸講之章而 天聽彌高

清光愈遠執經而待志欲效夫涓埃倚席不談功何

裨于尺寸且行能淺薄不堪領袖詞林兼學術空
踈安望總裁史局素食真慚廩祿赤紱實玷班行
深知策足之不前自分乞身之已後希
賜罷免用戒踈庸豈惟深荷

皇恩亦可少答

天譴奉

聖旨余

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患病疏一

爲患病不能供職乞

恩放還以便調理事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簡置詞林晉侍

講幄以至今官二十有一年

矣臣雖至愚極陋亦思竭涓埃之力以仰答

天地之仁臣之志也緣臣七八歲時父母連喪兄長

先亡將養無人飲食失節以是生平善病壯年尚

可支持四十以後病卽委頓每延醫診視謂臣氣

血兩虛病不在肢體間當早屏居攝治不治將深

臣竊意不然故數年來每遇病疾瘡瘍但註籍服

藥痊可卽出未敢言去自今年春復病內傷飲食

減少臣猶自忽畧謂可幸無事至三月三十日忽
爾頭目眩痛手足酸軟痰壅胸膈兩肋如割復延
醫診視皆言是元氣久虛痰火稠結表裏皆邪觸
慶悉病茲欲東補西攻無此妙劑惟有謝事歸田
從容補養元氣或萬有一分之愈臣始悔臣過於
自信不早聽良醫之言以至狼狽如此也然無及
矣夫人疾痛則呼天呼父母臣早失父母
陛下天也是以不得不哀鳴于

陛下之前况臣職廁 講筵非養病之地佐司邦禮
非養病之官若使床褥呻吟尚糜廩祿則臣心愈
不安而臣病愈深危亡可旦夕見也伏希

天恩憐憫

廣開好生之德卽放生還早就醫藥倘延一日之生
卽

皇上一日之賜也奉

聖旨余

係日講官着在任調理供職吏部知道

患病疏二

爲患病益深調理無效再懇

天恩放還以延殘喘事臣先以病乞歸奉

聖旨余

係日講官着在任調理供職吏部知道

欽此臣伏睹

綸音感極而泣卽強自奮勵延醫

治藥比常加倍服食期在必愈豈知脾胃久弱藥餌難調服藥既頻脾胃益弱始猶不能運化湯粥今併不能運化藥劑矣臣始嘆欲強者心不能強者命不得已再乞憐於君父之前臣資雖蠢愚性非懶惰自入仕以至於今二十餘年間未嘗告假一日告病一日以偷安里中豈以今官階漸崇

職任漸大又有脩史諸務顧欲托病以求安豈人情哉况臣歷正三品俸幾二年二個月苟可勉強支持需以歲月或得微皇上之寵命為祖父之光榮為人臣子孰無是心而臣亦不能待也此又豈人情哉陛下可以諒臣之病苦矣臣伏枕氣結詞不能達千祈萬懇惟望皇上慈悲憐憫早賜生還而已臣即不能報

陛下願臣子子孫孫嵩祝聖壽於無疆也奉

聖旨余着遵前旨調理供職吏部知道

恭慰疏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臣等伏聞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崩逝大小臣民無不哀痛號呼情如喪妣矧皇上至孝因心合萬國以奉

長樂之懽二十餘年矣一旦違養其悲痛又當何如者恭惟皇上一身宗社臣民之主所係至重又况靜攝之時豈宜哀傷之過伏望仰遵

遺誥少抑聖情以慰海內之心以成

天子之孝臣等下情無任惓惓奉

聖旨覽奏慰知道了禮部知道

自陳疏

爲奉職無狀乞賜罷黜以警曠官事臣一芥草

茅待罪禮曹邇病邇起碌碌無所短長已一年餘

矣頃以科場之事臣部儀制司郎中張世才爲科

臣指摘雖科臣忠厚疏中明言左右堂不及知若

爲臣開罪者但臣備員堂官豈可盡諉曰此尚書

郎中事而與已全不干涉乎彼時不敢有言者懼

涉庇護之嫌且以是非聽部院以處分聽

朝廷耳今世才已蒙 聖恩薄示調罰矣如臣獨覲
顏以無罪無事自居豈人臣難進易退之義哉夫
人或以恕臣而臣則不可以自恕况同部而不
與其事同事而不與其罰均之無可解者伏望
皇上擴天地之量寬雷霆之威將臣特賜罷免以爲
苟祿曠職不善調停者之戒別選賢能以佐邦禮
臣雖竄身田里養河林泉皆
皇上之極恩而微臣之厚幸也奉
聖旨余 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謝羊酒鈔錠疏

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二十六年四月 日伏

蒙 聖恩以臣三年考滿 欽遣御前答應牌子

李虎 齋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

私寓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章句

凡儒草茅賤士遭逢 聖主叨廁詞林執經

講帷何有沃 心之益備員卿佐深慚典禮之司虛

糜未效一籌荏苒已驚三載自甘幽黜敢望

明恩乃荷 聖慈特加 寵錫發 內庭之鐵楮勤

中使以傳頒醇醪分 玉府之珍肥羜出大官之畜
儒紳增重蓬戶生光敢不竭駑力於涓埃仰以答
鴻仁於天地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覆謚法疏

爲觸事陳言懇乞 聖明採納以明公論以定

國是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京畿
道監察御史喬璧星題臣不佞待罪西臺十有三
載緘口咋舌非不可悠悠待遷顧臣言官以言爲

職者也持祿需次臣實耻之屬者一二時事義激
於衷輒敢不揣駢劣敬爲我 皇上陳之試垂聽
焉 一議謚法夫謚以易名最號鉅典二百年來
清議黷之故有謚在百年之後者有在數十年之
後者有倖獲而數罷者 皇明臣謚類鈔可鏡已
邇來人心不古毀譽失真彬彬實付盛名者雖十
九乎然亦有阿附江陵而謚者矣有春部多疵而
謚者矣近有行事差可其心孔艱而謚者矣又有
謚與人不相符合者矣諸如此類更僕難數要之

妍媸溷淆褒貶錯亂何以風宇內而勸來許耶謂
宜 勅下禮部除世遠論定者無容別議外將二
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開造書冊送九卿科道衙門
矢心天日逐一評品親註某也應謚某也應奪某
也應改某也遺漏應補各臚列實蹟封送該部類
奏恭候 皇上予奪務裨真正純白之士胥被華
袞之榮而負慝作僞之徒不得售其欺世盜名之
計誅姦雄於既往勸生者於方來鼓舞世道之一
大機括也臣愚謬謂諡法之當議者如此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禮科署科事左給事
中羅棟等題爲循職掌采公評摘舉缺謚名臣以
彰幽隱以昭激勸事臣等伏惟公論著而後 國
典重羣議定而後臣鑒明我 國家磨礪臣工意
至深矣生也高下其官品有爵以馭幸死也軒輊
其人品有謚以易名爵有時窮而謚無時窮故謚
爲至重爵猶可姦而謚不可姦故謚爲至公謚者
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非獨以彰往
昔亦將以勸來茲據 大明會典內一款大臣應

得謚而遺漏者不論遠近許科道官從公舉奏近該京畿道御史喬璧星條議謚法大約感時觸事見易名之典重故不厭精詳追慕前脩見蓋棺之論定無嫌博取 皇上勅下部議寮采叅訂於下而是非不謬 聖明獨斷於上而與奪無私在斯一舉矣惟議謚關禮科職掌安敢無言臺臣議舉其近者臣等請併及其遠者謹以故老之所傳說史乘之所紀載有勳績最茂品格最高昭昭在人口吻間者二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溫是也文定少喜談兵長多奇節當宸濠發難之日倡義先登遂傾其巢穴挺身奮擊立盡其鯨鯢戰不逾時而元惡就擒

社稷幾危而復安文定之功伐萬世猶憑之矣伯溫聲著西臺名留全楚當交趾作孽之秋餘勇可賈深入其險阻先聲所警遂易其狡心兵不血刃而曾長乞降荒服已攜而復附伯溫之威名四夷亦畏之矣考其當年文定與王守仁實共死生伯溫與韓雍可稱伯仲今守仁得謚文成韓雍得謚襄

毅二臣寂寂獨至今未補竊以爲折衝禦侮甲冑
有勞之謚法當亟議矣學問甚正出處甚明彰彰
在人耳目間者二人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南京刑
部右侍郎吳悌是也元禎識洞本源接濂洛關閩
之正脉動成文象陳禹湯文武之訏謨雅受知於
孝廟獨不合於宰臣入仕垂五十年在 朝僅九閱
歲士大夫想望其風采比於祥麟瑞鳳非虛譽也
吳悌接統象山溯淵源於立大玩易涑水妙進退
於觀時由循吏而抗節西臺避權貴而屏居里第

入仕三十餘年閒居二十餘載士君子評論其氣
象擬於嶽峙淵澄非過情也考其當年元禎與羅
倫共相規切吳悌與羅洪先妙解靜脩今羅倫得
謚文莊洪先得謚文恭二臣亦寂寂至今未補竊
以爲勤學好問避遠不義之謚法當亟議矣其他
若都御史魯穆希心玄曠羔羊之節久而不渝兵
部尚書郭宗臯敦尚風節薑桂之性老而愈烈僉
都御史楊繼宗天植忠孝尤確守四知之家法大
理寺卿夏時正學成恬澹乃超慕孤山之高跡刑

部尚書李遷歷宦塗四十年而家無長物禮部侍郎田一儁居詞林二十載而人無間言大理寺卿陳恪之清修絕俗尚寶司卿孟秋之高潔邁羣中允郭希顏以忠諫殺身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貶職御史劉臺之執持風紀中允張元忭之不愧科名以上諸臣合於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似亦未可靳也夫

明興二百四十年以來海宇爲一天下如此其廣也而臣等所舉甚狹俊乂在列人才如此其多也而臣等所舉甚寡豈其責備太過而故以褊淺狹隘之心靳名賢華袞之榮哉亦爲知識有限不敢以揣摩疑似之見輕 國家命名之典也大抵知人實難而定謚尤難之難舉生平之行業總括於一二字之間以一時之議論流被於千百世之遠可不慎與不然則俄而議與又俄而議奪若吳時來之已事雖快人心亦傷 國體不若慎重自今日之爲得也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伏乞

勅下禮部以臣等聞見所已真者與採取所未備者

仍照臺臣之議開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
加咨訪必羣議盡協如權衡尺度之分明衆口具
調如醜淡其苦之齊一然後議覆上 請施行則
功德既已湮沒者倏然掩迹於千古聲名既已漸
滅者燁然生色於九原豈獨爲昔日之諸臣榮乃
實爲今日之諸臣勸也於世道未必無關繫矣等
因奉 聖旨謚法乃國家激勸大典以彰前賢以
勵後進以定萬世之公論這所奏着禮部從公看
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亦有謚之美惡未當其人

查來俱改正行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 朝廷立謚法以助刑賞之所不及其來
久矣古人嚴於懲惡故名曰幽厲即孝子慈孫不
能改焉其後則善惡並謚瑕瑜不掩如鄭羲之謚
文靈蕭踴之謚貞褊非善者謚而惡者不謚也夫
善謚以善惡謚以惡故人不取借公典而徼私恩
流弊至今賢者予謚不肖者不復予謚故人存倖
得之心競肆鑽求之計以致易名之典不足爲礪
世之資今二臣先後具奏或明指其人或暗指其

人或主於予或主於奪無非集思布公之意第以一二字而槩一人之生平以一二人而評四海之人品聞見未廣妍媸易淆有私其所好好而不知其惡者有私其所惡惡而不知其美者又有中無定見隨人口吻以爲短長者心各有主喙各爭鳴使非盡付之公評何以能調乎衆口合無依二臣所奏恭候 命下容臣等將萬曆元年至今凡諸臣已得謚者盡行查出開寫文冊分送九卿詹翰科道諸臣令其虛心詳議若應謚而未謚者除科

臣羅棟所疏姓名開具分送外其餘人衆難於徧查者果諸臣有真知灼見不妨明白開列如某當謚即明書行事如何公正心術如何粹白某不當謚亦明書行事如何謬戾心術如何姦邪只許指實條具勿拘對偶勿用浮詞勿以私好而過爲褒獎勿以私惡而過爲議評勿如矮人觀場而隨聲附和候通送到部類集具奏某官應予即明註係某官所議至應奪者亦然統候 聖明裁奪儻所議不當日後被人指摘得實者將原議官一併議

處庶予一人而衆皆知榮奪一人而衆皆知辱賈
奸不消於身後勸懲可裨於將來矣再照議謚係
本部職掌類奏係言官條陳伏奉 明旨着禮部
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夫類奏則不須看
議着議則不專類奏應類應看竟當何從予奪所
關嫌怨易起更乞 聖明酌定先下臣等遵奉施
行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虚心詳議應謚的准與補
謚若已謚的果於羣議不協方許改正追奪毋得
過於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其議謚類奏係你
部裏職掌以後還照舊行

請補禮卿疏一

為禮卿久缺懇乞 聖明亟 賜簡用以重邦禮
事臣惟 國家設置六卿分曹而治均不可缺而
禮部所司則 朝廷之典禮 藩府之名封諸司
之文移四夷之朝貢由至重至鉅以暨至繁至瑣
無日無之一日缺人則一日廢事非代庖者所能
獨勝也自本部尚書范謙於廿五年十月內病故

至今幾九月矣廷推上 請未蒙 點用然猶有
署部事左侍郎劉楚先與臣二人辦理尚且支持
爲難今楚先又奉 欽依回籍閒住止臣一人在
部臣職既庸愚才復短淺且年來多病氣血耗傷
又當日撰講章恭進 睿覽即使勉強驅策不免
支東遺西顧此失彼臣今不早言坐待部務廢弛
彼時 陛下罪臣亦已晚矣况廷推諸臣皆在朝
在野資深望重之賢伏乞 皇上念禮曹非缺官
之地宗伯非久缺之官 欽點一員掌管部事庶
倡率有人諸司振飭庶事不至停閣而典禮以次
舉行矣

請補禮卿疏二

爲部務繁重攝理非宜再懇 聖明簡用正卿以
重典禮事臣竊惟國之有禮猶墻之有幹也部之
有尚書猶衣之有領也不植其幹則無所約束而
禮不立不振其領則無所提挈而禮不行故自古
帝王及我 祖宗即至聖至神亦未有能廢秩宗
之官者誠重之也今本部缺尚書幾年矣當臣

初署印時即具疏以請未蒙 批發竊意

皇上自有聖裁當無俟臣下之煩瀆者乃兩經會推
伏候至今未得 欽命臣實惶懼臣至愚極陋素
望輕微又自去歲三月患病至於六月血氣耗傷
形容憔悴夫望輕則上下有所未孚病久則精神
有所不及日復一日漸恐廢閣且查舊例禮部尚
書未有兼講讀者非不欲兼以其有章奏之查覆
文移之裁決事至繁鉅勢不能兼也夫尚書不能
兼講讀之事臣待罪講讀當日撰講章進呈

御覽而顧能兼攝尚書之事乎故署印可暫必不可
久也况四夷使臣其以進 賀入貢至者歲時相
望遠夷不知 聖意所在但見終年竟歲缺尚書
不補將妄意堂堂天朝無一人堪為宗伯者傳之
夷方豈不辱中國而羞天下之士夫耶伏乞

天恩亟點尚書王管部事庶司官有倡率之人事務
無廢弛之弊 朝廷收會通之效愚臣免瘵曠之
愆

考察自陳疏

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計典事萬曆二十七年復當大計羣吏臣備員卿貳例當自陳伏念臣草茅寒賤遭遇 聖明待罪 講帷循資而至今職分量久已逾矣竊自惟學術空疎才識短淺不堪佐禮况堪代庖此人人所共知也疾病牽纏氣血耗損形容憔悴手足重遲此人人所共見也臣之不職無能逃於衆人之耳目况能逃於日月之照臨哉是臣曠職最甚幽黜最宜伏乞

天恩特賜罷免以明臣愚瘝官之罪以示清朝計吏之公臣即歸老林泉苟延殘喘皆

皇上恩德也奉

聖旨余 直講署禮學行素優着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覆雷火疏

爲巡視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兵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桂有根等題臣等本日黎明同赴 慈慶官點閘工程接得燕山前衛指揮僉事于大朝手本稟稱本月二十八日晚刻

落雨 太廟內雷擊槐樹火光直出本監員役用
水灑滅等情到臣臣等親到被擊樹下看驗樹上
火燃形跡及地下灰木數塊是的臣等奉 命巡
視 皇城則 禁垣以內事體均當舉 奏竊意
今春多方乏雨麥秋早槁我 皇上竭誠祈禱雨
澤 皇意肫肫爲民百官萬姓莫不感激誦

德乃比日陰雲聚散不時膏雨將沛未普昨晚電光
閃爍雷聲迅烈且擊破 太廟內大樹一株就中
火起則雷霆之所震動 九廟之靈將必悚然不

寧我 皇上驚聞之際亦必有惕然軫念者矣第
雷火起自玄冥臣等何敢以恍惚之說上煩 聖
聽蓋嘗得之古籍有云陰陽和而後雨澤降 天
人孚而後陰陽調 皇上臨御以來 敬天 法
祖何所不極茲者雨暘愆期雷霆迅發可徒委于
氣數之適然而不思以修省圖回也乎臣意 慶
賞刑威總關 天心而匹夫匹婦均屬 天鑒我
皇上聰明睿知儻乘 萬機之暇穆然深思求所以
整肅綱紀登庸衆正休養元元則 聖明上格

天眷自是雨暘時若年穀順成 國家有道之長端
在是矣伏惟 聖衷裁察等因奉

聖旨太廟雷火擊樹 上天仁愛示警朕心深切惕
然遣官告祭奉安及修省事宜便着擇日具儀來
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伏念臣等典禮之臣奉職無狀不能叶和神人致
雷火示警 祖廟震驚 聖心兢惕罪在臣等復
何敢逃除祭告奉安擇日另行具題外其合行脩
省事宜相應照例題 請恭候 命下嚴行各衙

門大小臣工痛加修省自本月十三日爲始各青
衣角帶于本衙門辦事停刑禁屠俱三日本部仍
行文南京禮部令其傳諭諸司各修職業共圖消
弭臣等竊惟修省有文有實而弭災以實不以文
彼青衣辦事停刑禁屠修省之文也請以修省之
實爲 皇上陳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天子主 天地

宗廟之祀此禮之至重者我 皇上不親 郊 廟
積有歲時矣每常遣代諉以靜攝夫 九重深密

靜攝與否臣下不得而知 祖考鑒臨知之必真
果常攝而常代也宜無不可者不然 祖考之神
寧無望於 陛下乎合無今次恭請 聖駕親詣
太廟祭告以慰安 祖考之靈此修省之實也

祖宗之心欲 聖子神孫本支繁盛故定為十六歲
成婚之期遵行至今未之敢越今 皇長子睿齡
十八已越期矣選婚一事於二十六年十二月既
已告之 祖考乃遣官候 旨日久未報 祖宗
之神寧無望於 陛下乎伏乞 特遣中使選擇

淑女以備演習禮儀舉行古典此又修省之實也
天下者 祖宗百戰所辛苦經營之天下也人民
者 祖宗二百餘年所培養生息之人民也民安
則天下安天下安則 祖宗之心安近來奸民妄
窺

朝廷時獻曠稅 皇上戒之以勿擾而此輩不能勿
擾非樂於擾民也不擾民則無所得利且恐伏欺
罔之誅耳今海內蕭條民窮徹骨椎骨及髓何能
久堪乃撫按言之而不聽科道言之而不聽大小

諸臣言之而不聽各疏言之而不聽合疏言之而不聽至引 祖制以折人言 祖宗時豈無曠課然宥則開無則止不以累民亦豈無稅課然稅有處課有額不許瑣及民間常用之物往牒可稽也若信亡賴之小人違士大夫之公議使 祖宗之人民恇擾而不寧 祖宗之天下危殆而不安

祖宗之神能無望於 陛下乎今三春亢旱四海饑荒 皇上焦勞祈禱而甘霖未渥怒霆先震 天與 祖宗之意可知已伏乞 明詔大臣條上恤

民事宜奏請 聖裁稍布寬大之恩用甦閭閻之困以明示我 皇上遇災思咎畏 天畏 祖宗之意安民安天下之心此又脩省之實也夫霆怒氣也火兵象也人怨於下天怒於上循理度勢必有窮苦之民弄兵於潢池之中者民情既渙聯屬甚難禍亂已形收拾不易此時而猶泄泄然循脩省之彌文欲以應變而回 天豈可得哉奉

聖旨是奏內事關朕躬的已知道了祭告奉安暫遣官恭代你每大小臣工各要恪脩本等職業實心

臣濟時艱共圖消弭以回天意毋得徒飾虛文

皇長子婚禮疏一

爲大禮踰期未奉 俞旨敬竭悃誠再申懇

請事臣等因 皇長子年已長成例當舉行冠婚大

禮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內循職掌按故事具疏上

請伏俯候 旨未敢聒激至踰三月乃敢于二十五

年二月內復申前請至今候 旨又踰月矣夫使

事在可已臣等雖至愚昧何敢仰瀆 聖聽顧禮

有不容不舉而時有不可再遲者此 皇上所明

知也 皇上神聖於 國家典故無不覽閱亦曾

見 祖宗時有 皇長子年十六歲而不冠者乎

不選婚者乎臣等職司典禮若復緘默不言儻

皇上責臣等以何不敦請致令過時之罪臣等即百

口亦無以自解矣因此不避煩瑣齋沐申

請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少 賜省覽或特降

玉音或將前疏批發令臣等遵奉擇日舉行上以慰

九廟神靈之望下以順四海臣民之心臣等不勝惓

惓懇祈之至疏上不報

皇長子婚禮疏二

爲仰遵 明諭俯循職掌懇乞 聖明早選淑女

以備舉行婚禮事臣等於本年五月十六日伏覩
聖諭內閣覽卿等所奏俱已悉知皇長子言及冠婚
祖宗禮制天倫親情朕豈不欲早得傳行但念皇長
子素稟清弱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
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皇長子暨諸皇子問察習
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與去歲漸加充實且書
做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

冠禮次及冊立選婚朕思今未正名封而行加冠
之禮冠服不便前已有旨况二宮不日落成待煥
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天下傳聞以便臣
民具瞻若其束髮之冠須待選有婚儀擇日冠巾
與婚笄同行此亦舊制也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
莊誦 綸音罔不舉手加額踴躍嘆服仰見我

皇上天性至愛 睿慮周詳慶 宸居之落成在邇
大禮之舉行有日矣臣等伏思 冊立冠婚典最弘
鉅一切儀章猶可從容備辦惟是選婚一節則非

旦夕可就者蓋民間女子年近十五多已婚配如
都城遴選未必相當須博求於北直河南山東諸
處差遣往返動經數月習嫺禮節又歷多時及今
圖之猶慮延緩儻不預選一旦兩宮告成有誤
吉期 皇上責典禮之臣何不早請臣等即百
口無以自解者用是罄竭悃誠齋沐上請伏乞
聖慈允俞亟賜差官選擇務得賢淑以光大典
至於合用冠服儀仗等物亦乞勅各該衙門先
期造辦俟兩宮既竣方新九重壯麗之觀而
三禮並行式慰四表臣民之望則主器得人國
本永固和氣畢萃於庭闈喜頌交驩於海宇其
爲宗社無疆之福莫大於此矣奉
聖旨知道了

皇長子婚禮疏三

爲選婚奉 旨未荷 允行仰懇 聖慈 蚤賜
遣官以求淑德以光大禮事先該臣等於七月內
題爲仰遵 明諭俯循職掌懇乞 聖明蚤選淑
女以備舉行婚禮事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臣等

竊念 恩出 慈父 命由 大君 皇上既知
禮之必不可復遲時之必不可復緩自將特降
諭音不俟臣下喋喋矣乃幾及三月未蒙 傳示
皇上萬幾雖煩必不遺忘至此無亦以典禮重大必
待敦請再三然後行之以示慎重之意耶夫

二宮落成行此大典 聖諭宣布昭如日星近見工
科都給事中韓學信題爲大工繁鉅工程不宜延
緩懇乞立限責成以圖節省以肅禁近事該工部
覆奉 聖旨是着內外總理提督等官上緊催儻

毋得故爲延緩冒費錢糧欽此竊料在工諸臣既
奉 嚴旨孰敢不夙夜從事仰副 聖心是大工
之成已可計日乃選婚之事尚未差官自今及春
爲時幾何臣恐勢將無及已臣繼登自知誠不足
以格 主言不能以動 天故兩 請簡用尚書

庶藉德望之臣可効贊襄之力而稽延日久會推
無期若有所待而自諉有所諉而不言此人臣不
忠之利臣不敢也故敢罄竭愚悃仰祈 天聽臣
等典禮之臣以行爲職不但以言爲職故不但望

皇上知之實望 皇上行之伏乞 恩俞蚤賜
允行博求淑質用備嘉耦使 輪奐聿新之日

聖駕還御之時即首舉 冊立冠婚諸大吉禮則
宮闈之樂事併於一時而臣民之懽聲騰於四海矣
臣等曷勝激切屏營稽首頓首千祈萬懇之至疏
上不報

皇長子婚禮疏四

爲欽奉 聖諭事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臣等於 文華門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

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
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
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
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國昨者 大行皇妣
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
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
冊立并加冠禮少候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
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
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於二宮完日一併加冠分

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隨查 大明會典大明集禮諸書但載 皇太子納采問名以後諸儀其選婚舊儀未經開載竊惟納采等六禮俟選有淑女之後容臣等開注上 請今先將選婚合行事宜酌議開列恭候 聖裁 計開 一請 聖諭一道曉諭官民人等有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莊性資純美者報名在官以俟選擇 一行

欽天監選擇 遣官選婚吉期 一先期 遣官以 皇長子選婚告 奉先殿行翰林院撰告文光祿寺備祭品如儀 一請 欽遣司禮監官二員給與 勅書二道以便行事 一本部遵奉

聖諭出榜張掛京城內外官民之家先將淑女花名報官待選次咨都察院轉行直隸八府并河南山東南京鳳陽淮安徐州等處地方官預將淑女報官以待 遣官次第選擇 一各處選中淑女令其父母伴送到京所在有司給與應付腳力 一

各官開送到日本部照例題請 欽命司禮監官
赴 諸王館選擇 一 諸王館選中女子恭候
命下備查各父母身家有無違礙具揭報部轉送司
禮監查照仍行欽天監擇吉具題進 內看選恭
候 欽定命下施行 一行各該衙門先期備辦
婚禮合用物料奉
旨是其選淑女着在裏八府及南京河南山東刷選
其鳳陽淮安徐州免其刷選
皇長子婚禮疏五

為欽奉 聖諭事先該臣等開具 皇長子選婚
事宜上 請奉 聖旨是其選淑女着在裏八府
及南京河南山東刷選其鳳陽淮安徐州免其刷
選欽此已經出榜曉諭及通行各該衙門欽遵外
今據欽天監手本開稱擇到本年十二月十三日
卯時 遣官祭告 奉先殿十六日午時 遣官
前去選擇等因前來所有原奉 欽依 欽遣司
禮監官二員伏乞 欽定給與勅書二道分投前
去各該地方選擇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奉

旨刷選淑女自着在京城內外及裏八府差官刷選
南京河南山東罷寫勅與他

皇長子婚禮疏六

為欽奉 聖諭事先該臣等於萬曆二十六年十
二月初九日題請 欽遣司禮監官刷選淑女奉
聖旨刷選淑女自着在京城內外及裏八府差官刷
選南京河南山東罷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等即
通行曉諭移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及裏八府

今將官民之家逐一用心體訪以副 皇上慎重
大禮之意今據中兵馬等司開報各淑女名氏造
冊呈送到部料八府淑女亦應節次報官伏乞

欽命司禮監官二員先自京城次及裏八府分投選
擇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旨京城淑女少待裏八府報到之日一併差官刷選
皇長子婚禮疏七

為欽奉 聖諭事先該臣等於本年二月初八日

題請 欽遣司禮監官將五城報到淑女先行
刷選次及裏八府等因奉 聖旨京城淑女少待
裏八府報到之日一併差官刷選欽此已經劄行
各府將報名在官淑女造冊開報前來以憑題

請差官前往選擇續據真定府於本年三月初五日
呈報淑女一十八名順德府於本月初七日呈報
淑女二十四名大名府於本月初九日呈報淑女
三十七名順天府於本月十四日呈報淑女一百
四十七名保定府於本月二十一日呈報淑女一

百七名永平府於本月二十二日呈報淑女十五
名河間府於本月三十日呈報淑女二十八名廣
平府於四月初十日呈報淑女三十一名各文冊
俱已到部相應題 請伏乞 欽遣司禮監官領
勅前來將五城及裏八府報名淑女一併選擇務得
淑賢以光大禮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臣等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不報

皇長子婚禮疏八

為選婚候 旨日久未報懇乞 聖明蚤賜遣官

以昭大信以釋羣疑事臣等因淑女報名在部兩次題請遣官未奉明旨大小臣工不能無疑多向臣言欲各具疏催請者臣等伏念我

皇上方以憂旱祈禱焦思動火若復章奏紛紛不無煩擾不若臣等循職掌虔誠申懇我皇上至聖至明知時之不可再遲禮之不可再緩必有毅然允行者矣况我祖宗家法以十五歲選婚十六歲成婚非無謂也盖以人年十六則情竇日開防閑日難是以即欲保愛其體尤欲曲體其情故立此

一定之制俾聖子神孫萬世遵行而不越耳

皇長子睿齡今已十八越期亦二載矣皇上天性至愛與列聖同符可獨深愛之而不深體之耶况人主舉事不但仰法乎前尚當顧慮其後今

諸皇子已漸長成以次當婚矣不知至期將從十六成婚之舊制乎抑十八尚爾延緩如今日乎欲如舊制情恐有難於或異欲如今日勢恐有難於盡同不知皇上於清夜燕閒之暇亦曾念及於此否也今士庶之家睹其子之成立即至貧窶者猶

思稱貸以遂其室家之情為嗣續之計父母之心不約而同豈以我 皇上見 皇長子之氣體日充而不思蚤得佳婦以遂關雎之願以衍麟趾之祥也况及今刷選得人猶須按舊制演習禮儀非數月不能閑熟比及閑熟 兩宮已告成矣此時若再稽遲豈不有悞 明諭三禮並行之期臣等典禮之臣何所逃罪且在冊淑女嫁既不敢選又無期不無喁喁仰望之心今連日風霾雨澤欲降而不降 天心欲回而未回皆是屯膏之象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特遣中使及時選擇上以完 國家吉慶之典下以釋臣民猜疑之心臣等曷勝惓惓祈懇之至二十七年閏四月十七日上二十日傳奉

聖諭昨禮部奏京城并裏八府報到淑女京城的着司禮監太監宋坤八府着司禮監監官邵從仁各供事該部知道

皇長子婚禮疏九

為遵 明諭循職掌懇乞 申飭督理諸臣早完

大工以舉 大禮事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臣等於 文華門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
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
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
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
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國家昨者 大行皇妣
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
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
冊立并加冠禮少候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

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
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於二宮完日一併加冠分
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
之日可着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
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恭繹 綸音於 二宮落
成而曰不日非謂以歲月期也於 皇長子而曰
齡已過期亦非謂可以歲月待也乃自奉 諭之
後又一年矣淑女之選已 欽定矣臣等每隨諸
臣閱視工程見 兩宮雖有次第尚須脩飾今天

氣漸寒若再耽延又待明春則 二宮之落成豈
但不日而 皇長子之年齡益復過期何以慰我
皇上明旨所云少待之心乎伏乞 嚴諭在工諸臣
上緊督理催造使工程早完一日則我 皇上早
還御一日早行 冊立之禮以培 宗社之安早
舉 婚媾之儀以衍本支之慶且 諸皇子早得
分封各具冠服隨 皇長子趨拜於前此 宮闈
極歡極樂之盛事而普天臣民同歡同樂之至願
也疏入不報

辭尚書疏

為異常 恩命自揣難勝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
以安愚分以重邦禮事本月初十日該吏部題為
南北大僚多缺會推候 旨日久懇乞 聖明亟
賜點用以全 國體以圖治安事奉

聖旨陳藻陞戶部尚書余繼登陞禮部尚書趙煥改
南京吏部尚書郝杰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寫勅與他葉向高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臧惟一陞
南京兵部右侍郎未點的另推來欽此臣繼登不

勝感激不勝惶懼伏念臣窮鄉下士弱植淺衷學術原自空疎性資又復迂拙荷蒙 皇上拔置

講帷十有一年矣空懷犬馬之心毫無啓沃之益

曠官奚補竊祿足羞不意我 皇上以兩年不輕

授人之宗伯而舉以畀臣豈以臣尚堪驅策冀効

鉛刀一割之用乎臣近年以來氣血因多病而日

耗精神緣久病而日衰特以承乏署事未敢乞身

勉強目前已慮不支冒進崇階益復難任况同推

諸臣以資則先於臣以望則重於臣而臣獨以么

膺之才得之能自安乎且宗伯班高南省主典神

人今天災地震人變物妖踵報疊至人神怨恫禮

樂廢壞風俗薄惡教化陵夷此何等時而可以不

肖之臣肩三禮之任哉臣聞德薄而位高者危力

小而任重者仆與其既危既仆然後從

陛下乞有罪之身孰若知止知足蚤自控辭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收回

成命俾臣仍以舊職勉効馳驅庶上不傷

陛下知人之明下亦遂愚臣審已之素臣曷勝惓切

仰祈之至奉

聖旨卿器重學醇講帷著績簡司邦禮出自朕衷宜
遵成命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淡然軒集

淡然軒集目錄卷二

疏

請朝賀疏

類奏灾異疏

止川中礦稅疏

覆楊止菴疏

陝西山異疏

皇長子大禮公疏

黑龍潭復命疏

冊立疏

火災修省疏

患病疏一

患病疏二

患病疏三

患病疏四

患病疏五

辭俸疏

患病疏

淡然軒集卷二

瀛海余繼登世用父著

瑯邪馮琦用韞父校

延陵吳達可叔行父閱

請朝賀疏

為時屆中秋 天增 聖壽恭請 聖駕臨御以

伸臣子嵩祝微忱事臣等竊惟 人主之尊即天

也天覆幬萬物故萬物無一日不願望見乎天

人主覆幬羣工故羣工無一日不願望見 人主從

皇上深居以來無論常朝之規已成曠儀卽 萬壽
朝賀亦皆傳免然曰靜攝則安養爲重不敢以禮
文而輕勞 起居也自我 皇上御樓受俘大小
臣工仰瞻 聖體克和遙聆 聖音清遠莫不懽
忻讚頌以爲靜攝之效如此由此可望以時
御門復視朝之舊典矣乃以時漸溽暑又復暫輟今
聖壽之期正值中秋之候不暄不寒至清至爽天下
諸司暨四夷朝賀使臣梯山航海而至者咸思快
睹 天顏拜舞祝頌於 廷伏望 皇上至期一

御 文華殿朝見羣臣俾得遂其瞻天祝

聖之私則於 聖躬未爲甚勞而傳之郡國以及蠻
貊無不懽呼歌詠誦 勵精之志如日方升祝
岡陵之壽與天同久矣

年終類奏灾異疏

爲類奏灾異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
科抄出巡撫寧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楊時寧題稱寧夏衛於本年正月初五
日巳初二刻地震有聲從西北方動起往東南方

去訖又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應元等題稱登州府文登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未時地震自東南而起西北而落二十一日寅時地震有聲房屋搖動自西北而起東南而落福山縣萊陽縣亦於正月初八日午未時分地震房屋搖動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兆魁題稱漳州府於本年正月十六日藥局內不知何故響震一聲局內火藥一萬零八百斤盡從聲中燒去局有一枯井已久不用上有二大石蓋壓亦飛三百餘步一落韭菜巷陳舉人書房長三尺半厚八寸一落吳儒士家長四尺厚一尺藥局碎毀看藥三人屍飛局外周圍居民房屋五十六間盡倒壓死男婦連前三人共二十九名口傷者更多又該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思忠題稱海州叅將營中軍潘一元督造鳥銃等器於本年二月十四日辰時在爐正行打造內鳥銃一杆鳴有大聲至午時方止錦州大福堡於本年三月初九日戌時城門上東西棹杆

頂上起火許久方落又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等題稱寧遠興水縣堡鎮遠臺於本年三月初九日夜一更時分本臺棹杆三根頂上起火齊鳴初十日午時孤山臺新石嘴臺棹杆起火齊鳴又沙河堡狄家臺檝木衝堡黃土臺俱於初九日酉時分棹杆上起火聞有響聲又該南京守備等衙門司禮監太監等官邢隆等題稱金川門馬草場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卯時大雨雷電交作本場草堆上突然起火將經手馬草一堆計五萬盡行燒毀訖又該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田樂題稱西寧道古浪地方於本年五月初六日戌時分本城東門樓大鍾連鳴三陣每陣約有十數餘聲又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應元等題稱兗州府委千戶高鎮遠等監造軍器有鐵匠李彥弘等爐內打造神鎗已成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入爐燬光至本日未時分爐內甕然有聲取

出用錘打造其爐猶鳴二刻方止六月十一日未時省城地震自東南起往西北去訖又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允貞等題稱平陽府臨汾縣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從西北來東南去微聲河津縣於五月二十五日未時地震自西北起東南去有聲蒲州於六月十五日寅時地震浮山縣於七月初一日未時地震有聲如雷自東北來西南去並無搖動官民房屋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頤題稱喜峯路於本年六月十七日午時喜董四十一號臺上層東角雷震一聲火光大作將神器房揭散火藥火箭盡數噴出炸倒墻垛其木料俱未燒燬又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元霖題稱紹興府蕭山縣明月坊居民賈大經家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起更時分竈前并水閣板上透出鮮血約高尺許洒開血跡拾數處疑於板上地下者約血一二升之數

又於中堂香火前地板上亦出血一搭樓板亦透血三四處洒開血點無數凝於樓板上約二三升之數一刻方止又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一魁等題稱碭山縣於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因黃河水漲縣治被淹士民俱避於隄上又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房守士等題稱大同鎮神機庫於本年九月初九日辰時忽從庫內響聲如雷將庫頂五間擊碎甍瓦亂飛墻壁一併翻裂傾倒黑氣升天自辰至巳方散竝無火光煙臭將磁缸一百箇內盛火藥九千一百五十一斤三兩藥線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一根盡數飛化無存本庫竹篾內盛貯硫黃一千八百七十四斤一十二兩絲毫未動滿城房屋動搖震塌鄰近官民房屋一百二十六間震死宗室充熒一位遠近軍民史景鶴等九名口震傷男婦王保等二十五名口庫內地基陷裂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李順等題稱喜峯路琵琶稍六十四號臺忽於本年十月十六日午時天降大雪驀從西北樓角旋風大作響聲震地即將旗杆刮折樓內上層火光四出隨有左右鄰臺齊救不及將本樓火藥火箭燒燬鎗砲鉛子等器見在軍兵人口俱各無傷等因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抄出到部送司案候在卷今照年終相應一併類奏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和洽神人宗伯之職今尚書經歲缺人臣等消弭無術災異之來明示失職之咎敢不思咎省躬勉自策勵復思

皇上爲 天之宗子惟 天於 皇上其仁愛爲最深亦惟 皇上於 天其感格爲最速乃類奏之章無歲不上 諭戒之旨無歲不下而今歲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視往歲殆有甚焉者豈

皇上所爲格 天之道不在於脩省之彌文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高遠也而視聽皆寄於民是民者弱而不可忽者也今近自畿

輔遠及郡國百姓之苦於徵調苦於催權苦於織造苦於開採之類者各欲以情仰訴於 皇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 天而訴耳 天不言故出此變異以告 陛下也夫人情愁苦之極鬱爲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昔漢臣徐樂以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爲有國者之大戒今民之苦極矣又加以旱暵之灾十室九空萬一有揭竿斬木之夫乘之而起易動之勢一呼百應誠可寒心故臣等每接奏報寢食不寧若尚欲修舉故事泄泄

然以空言而回 天意豈不難哉伏望 皇上敬天之怒畏 天之威 勅下大小臣工以愛民之實心爲應天之實事事有便於民者明知之明與興之有不便於民者明知之明與除之下勿過疑乎上有所顧忌而不言 上勿過疑乎下有所寢閣而不報繹大學入悖出悖之旨勿倡施奪之風體有子民足君足之言深察相關之義當此履端之候共存寬恤之心俾四海九州各安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則人心悅豫 天意感通有不反灾爲

祥者臣等請服欺罔之罪矣歲所上繁詞套語皆
皇上所厭聞者故臣等不敢復瀆 宸聰敬以天人
相與之說進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今年災異頻仍朕覽類奏仰承 上天仁愛之
意深用警惕你每各衙門大小臣工都要痛加修
省盡心修職以祈時和民安毋事虛文

止礦稅疏

為播酋猖獗益甚蜀地殘破可慮懇乞

聖明慰民心寬民力以佐兵食以保方隅事臣等昨
接邸報見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報稱六月二十一
日楊應龍提兵八萬攻陷綦江縣城遊擊等官盡
皆殺死等因臣等不勝驚駭應龍蕞爾小夷即數
年肆虐未敢遠離巢穴乃一旦親率苗夷深入內
地至於攻屠邑城殺戮將士此必有川中小民為
之嚮導為之內應者故敢仗羽翼而狂逞無忌耳
維此小民皆 陛下之赤子也不為 朝廷用以
討逆賊而反為賊用此豈樂於從逆哉蓋蜀之民
苦極矣採木則有砍伐之苦拽運之苦採礦則有

供給之苦賠累之苦權稅則有搜括之苦攘奪之苦
皇上以爲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於地也
不知人固愛財地亦愛寶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
於民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
之私橐不與焉此勢之必至者也 皇上以爲不
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商賈也不知商賈不通則
財貨不流物價沸騰則百姓困敕京師且然何況
遐方此又勢之必至者也愚民何知旣已喪其樂
生之心計無所之遂謂不若從賊或可延旦夕之

命耳楊酋性本強悍而又益以無聊之民則其勢
日盛蜀民久已怨恨而况附彼方張之寇則其毒
日深今 陛下聞碁江之殘破重慶之危急必不
肯坐視而不救夫救急非可以虛聲恐喝也勢必
湏兵兵行必湏餉今何處徵兵乎欲調之貴州而
貴州已敗傷矣欲調之陝西而黠虜積怨日不忘
報秋高馬肥防禦爲急顧此失彼恐非完計欲調
之廣西雲南湖廣諸省而兵政廢弛之久在所無
兵若驅烏合之兵以救燃眉之急未有能濟者也

欲俟東征之兵則劉綎所將半多楊姓恐皆逆族
且綎不能禁其沿途之生事而乃欲仗之以成事
卽綎亦自知其不可其以病告非得已也又何處
得餉乎欲發之官帑而買辦之需萬千無措年例
之發什九未給欲取之本省而府庫空虛閭里蕭
條公私無遺上下俱困欲取之隣省則處處開礦
處處抽稅民生處處憔悴民心處處悲愁思亂之
民而復加以重征之擾是爲楊酋毆民也故我
皇上即日責樞臣以發兵日責計臣以轉餉日假督

撫之臣以便宜然無米而炊難望療饑徒手而搏
難以赴闕此亦 聖明之所洞見也夫兵非天降
餉非神輸皆民力之所爲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拾
我之人心解散賊之黨與停止四川之礦稅取回
原遣之官民使開山鑿石之輩盡爲稱干比戈之
徒賠礦給稅之餘悉佐秣馬厲兵之費寬我無知
之衆赦其脅從之誅則羣情慰悅士氣歡騰既喜
轉禍又幸更生將人自爲戰家與爲敵或可少湏
時日以俟大兵之集乎不然恐目前之禍不止恭

江而已且古之禦寇者嘗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故
虞詡增竈道濟量沙今逆酋不惜金帛以約結中
國之人其絡繹道途潛伏都城者不知其幾而我
今日以匱乏而開礦明日以匱乏而抽稅彼逆酋
聞之將謂中國果空乏如是豈不益生輕侮之心
益肆憑陵之志哉且 皇上方將捐數十百萬之
餉以救此一方之倒懸而何愛於數萬之礦稅况
皇上曾念貴州方在用兵免其權稅今四川屠戮之
慘危亡之狀豈但貴州知 聖慈必爲之動念也

臣等書生不知兵事 主憂臣憂故敢獻其愚慮
如此伏冀 俯賜留神地方幸甚臣民幸甚

覆楊止菴疏

爲文體日壞士習漸移懇祈 勅諭儒臣申明

祖制尊 聖諭闢邪說以維世道人心事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通政使司通政
使楊時喬題臣聞世道泰人心正則尚行世道否
人心邪則尚言是以孔子致知躬行先行後言爲
學以理言道別無新奇異說楊墨慕孔子爲儒者

師不知仁義之理以爲我兼愛爲言孟子以作心
害政作政害事等於洪水猛獸闢之然此其爲害
猶在外不關心身似于淺近闢之無難家語老子
與孔子同時未必的乃其說指人身玄牝爲竅致
虛守靜專氣致柔爲功其後流于燒煉採取飛昇
符術則老氏以爲外道者也漢後佛氏興其說王
戒律輪迴因果慈悲福田利益其後指人心虛靈
爲竅單傳直指見性成佛作上乘不修善不爲惡
無障碍無人我相爲功視前戒律諸法則釋氏以
謂外道者也自二說興人反向于內求養生者得
之收攝心身其實無修身存心治家國天下之功
與孔子異宋儒所謂以之養生愈疾則可以之爲
道則不可若以爲道則所爲似是而非彌近理而
大亂真者也凡漢唐宋君臣惑于飛昇燒煉採取
輪迴因果福益恒至于殞身敗國此其爲害亦粗
淺能惑庸衆自單傳直指一入則賢智高明者先
惑深信然猶幸其學老者名老氏學禪者名釋氏
不與儒者混爲一途又推尊孔子在二氏上不敢

以敵言又不敢借孔子語文其說至宋張九成參
釋宗果禪始有欲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其後則有
參宗果徒得光單傳直指忽悟此心之無所不通
遂以一悟入聖不俟修爲階級最稱易簡直捷宋
儒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憂之始力闢之程頤表章
六經四書朱熹註之傳註者自孔子傳周易彖辭
象辭始朱子法之一隨其原文章句之原字解釋
之明其旨趣非別立一意如今時驅聖言以就己
意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以傳註頒庠序

訓士 成祖文皇帝首集經書大全羽翼傳註令
士非此不言不行凡有一言一行及于老禪者即
不錄即有釋老之官之人則亦居於方外令其于
山林焚脩不與于名教以故二百數十餘年議論
正道德一風俗美紀綱肅士人發爲文章及科試
文字皆渾厚正大可謂盛矣正嘉間始有因養生
悟二氏之說竟如所謂改頭換面說向儒家者頤
猶言孔子不敢直認爲釋老而亦未嘗以其說攙
入于文章數年來始有直以釋老之說爲孔子之

說又以禪老在孔子上直撓入于文章如科舉文字者又以傳註爲支離而其言惟以講爲學會衆聚徒即是不事修爲階級以知爲道血氣心知即是不事躬行循理一切皆歸于禪老後學皆不以經書爲本領內則心無所主外則其言不歸于禪老則歸于莊列子史文體遂壞矣所慶者今諸士皆從幼學時誦習傳註先入漸摩者尚正猶之不差自今不習傳註爲始後數十年將有內而心空外發于文行于政事者皆空文字亦空流弊有難言者歷年禮臣題覆科道部寺諸臣屢疏正文體端士習蒙 聖諭勅下改正仰見遵 祖制崇

聖訓至意昨丁酉今戊戌鄉會試諸臣試錄前後序皆言此意欲尊孔子闢邪說猶未見士子翕然信從則新奇異說方興喜新好奇樂異者衆亦清本澄源者未講也臣謂清本澄源者則以先進者後學傳習之師世教者使民興行之機茲無論他所即今南都所稱先進世教有大可慨者則原任叅政羅汝芳是也汝芳臣鄉先達聰明才辨英發世

稱才士性度溫和寬厚與物無忤世稱長者早講
學師事顏鈞志行相似世稱理學養生師事方士
胡清虛談燒煉採取飛昇僧玄覺談因果福益尤
精于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上乘以慈悲不計
校無障碍無我人相爲聖學方士禪流尊爲教師
臣嘗慕其風度且善養生愈疾及聞其守寧國日
集諸生會文講學民訟者至則令其趺跏公庭斂
目觀心學佛自慈悲爲善一時士悅之僧道徒歸
之不吝庫藏里甲供餉餽贈故歸者如市及庫藏
侵缺推官李惟觀征里甲代償撫按謝登之等叅
論凡政務法紀悉寬吏書通同爲奸貽害蒞蒼于
時臣里親監生戴珍爲南陵縣丞初官被訪珍以
金帶篋銀餽贈即受而服之珍固感之每爲臣言
臣心偕里人薄之及後守東昌叅政雲南置印公
堂任吏書門役共用票牌混發百弊以生賫捧入
都則科道交章論之及歸請托上官先後名守沈
子木林煙許孚遠前令黃道年以其煩數厭之游
南都諸臣尊禮嘗以私干尚書傳希摯每見士夫

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山日
寄書至子從丹師斃于廣自言其日左右欲見即
出于時名賢如周世選爲通政李三才爲主事親
聞之晚與藩府徵逐飲食致譽甘草游揚州處聲
樂之所其徒稱爲聖之和江省撫按訪問地方人
才于叅議徐用檢乃講學心交則以混于聲色報
叅議王問臣從游談玄則以有民訟之報儒臣羅
洪先者移書非之鄧元錫痛哭規之見存也江省
名賢錄至不公者亦不錄忽世有以理學臣刻錄

者既非其行即所謂學亦借孔子言仁孝言心性
實則專于燒煉採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證聖敢
以禪學在孔子上究其歸則楊墨爲我兼愛老和
光同塵釋慈悲不著相又輕施好奪違道干譽正
孔孟之所深闢者也特以于養生有可取爾今天
下好言養生因其以養生即爲聖學其說自由自
便其功易簡直捷不待于孔子脩德改過徙義工
夫一講即在孔子上所以世或從之近南都有稱
之爲師作祠祀之以祖述憲章名之作爲文字刻

之南都士大夫居此宦此有學行者甚衆必不爲所誤特恐此說一起將來者不知而門戶開標榜立將任情興爲悅樂執意見爲操持以賄賂干請爲通達黨同伐異爲輔仁以行誼禮節爲土苴以清議公論爲妄語宋儒所謂本以利心得來學者亦以利心向之利勢相尚士習漸移文體益壞漸入清談後難拯維凡有識者皆懼之而主此說者不顧也臣至卑下素矢天日不敢輕出一言議一人乃言及世所稱理學者大非忠厚碩爲世道人心計竊附不直則道不見之誼言之願臣言輕微不足信舊在南今兵部左侍郎許孚遠大理寺少卿李三才寺丞張鳴岡皆賢可問者前此撫按科道諸臣叅疏在省掖者可查也乃臣又有僭陳焉孔子之教本與老釋異趣請今諸臣講學惟遵孔子爲科式文字惟遵傳註若以養生爲老則曰老釋則曰釋若唐宋名臣哲士裴休富弼劉器之張九成者談禪而不混于儒亦可法者也如此乃孔子與釋老各不相混一斯 聖祖崇聖訓闢邪說

初制可復天下皆知尚躬行不尚空言世道人心以維也惟在 聖明勅下禮部一申明之間爾若臣鄙妄無所逃罪又不敢自恕也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通政使楊時喬所疏大意在維世道正人心而所指清本澄源者在闢邪說所指爲邪說之魁者則原任叅政羅汝芳也汝芳於萬曆五年講學於都城之外爲科道所劾我

皇上褫其職令致仕去矣不意其徒目之爲聖人尊之在孔子之上不俟奏請輒建祠於南京都會之地招集徒衆哆口肆談故時喬有感而爲此疏今汝芳已死無可論者但疏中闢邪崇正之論有關世道臣等敢竟其說惟 陛下裁擇焉竊惟堯舜在上契爲司徒所爲教民者人倫而已三代迭興庠序學校之教亦不越此孔子萬世帝王之師所以告君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達道知仁勇之達德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之常經實理實行原無他竒周末楊墨之言始盈天下孟軻

憂而闢之唐尚佛老韓愈憂而闢之宋有單傳直指一悟入聖之論程朱諸儒憂而闢之我

太祖法古帝王興道致治既設太學以教於京師設鄉學以教於天下又懼學者惑於異說無所適從頒布經書集註於學宮俾之講習我

成祖復擇諸儒論說有裨聖經者纂爲大全以羽翼之故成弘以前學者各守其師說而無詭異之談什者各守其官箴而無詭異之行心志既定邪僞難惑正德之末始有倡爲異學者大槩用佛氏之微

言以愚惑人耳目厭常喜新者多徃從之一入其門則共相游揚共相推挽欲名則得名欲利則得利以是智愚賢不肖靡然景從所至千百爲羣高談渺論曰吾學直捷不煩脩爲曰吾道廣大無所障礙公然謂傳註爲支離謂經書爲糟粕謂躬行實踐爲迂腐謂人倫物理爲幻妄謂紀綱法度爲桎梏謂禮義廉耻爲虛僞惟一了此心則市金可攫處子可樓蕩檢踰閑皆爲率性總謂無傷反道亂德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闢者而新學小生

轉益信從轉益崇尚或雜入於講義或明入於文章名曰新說諭之不從禁之不止遂使二祖所表章者幾爲僞學所廢閣聖明之世豈宜有此大蠹且今天下兵日弱財日匱民日窮法紀日弛政事日廢正賴真實任事之臣振飭而維持之而此輩習爲詖諂壞人心術異日逢世不以空言塞責即以虛文罔上欲其修政立事任重致遠胡可得哉臣等職司教化每切隱憂詳時喬所䟽服其有見敢此覆請恭候命下容臣等移文南京禮

工二部查時喬所指私建祠宇在於何處卽爲折毀勿誤後人仍移文都察院轉行直隸提學御史及各該巡按徧行各提學官地方中但有罷閑官員山人方士學佛學仙者聽其於山林空寂之處各脩其業有於通都大邑中聚徒至數十人者卽行驅逐其不由撫按具題擅立書院祠宇者卽行禁約併禁坊間所刻離經叛道新說諸書不許鬻賣士子行文務依二祖所頒示集註大全爲主而叅以蒙引存疑諸書各闡理道勿雜禪機提學

校文務取不背經義純正典雅者童儒仍用新說者不准入學生員仍用新說者徑自黜革至於鄉試會試行文知會一體遵行有仍前不遵者容臣部及該科指實叅治庶異說漸熄聖學自明士心既定士習自端 國家將來或可收得人之效矣

陝西山異疏

爲邊鎮孤懸灾兆異常懇乞 聖明預飭文武邊臣脩省戒備以保疆場以弭 天變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

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咨稱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吳楷會稿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據臨鞏兵備道副使荊州俊呈據臨洮府呈本月二十日據狄道縣申稱本月十八日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官路北山高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舊有居民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等情到府該知府王曰然即親詣其地拘集土民間其緣由有本地居民吐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

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有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有此變緣係異常災異理合呈報緣由到道等因轉呈到職職一見之不勝駭愕夫山主於靜動且非宜况於崩乎又况高者陷入於地而卑者湧出爲山乎考之載籍沙鹿兆變應在于韓之役陵谷變遷詩憫西周之衰皆咎徵也方今 聖明在宥宜禎祥疊見而頗有此咎徵誠可惶懼且臨洮何地也密邇邊方番虜雜處土瘠風寒五穀少植加之以災沴頻仍民不堪命

正項錢糧既多逋負今且無市而徵稅無洞而包礦民情洶洶相率逃竄似此災異非常其患不淺等因會稿到職案查先據該道呈報前來會 題間今該前因該職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吳楷議照變不虛生災必有應洮鎮北接松山西衝海虜近報虜王西行爲謀叵測往雖仰仗 天威掃空松山大獲竒捷然火永被剉每懷報復松酋大創蓄憤必深虜王之來豈真送佛僧哉善後計當早圖見灾尤宜省懼除職等痛自修省及嚴行各

該將吏更加戒備外伏乞 勅下兵部議請

天語申飭大小邊臣奉行惟謹或可以消災變於無形而保疆場於孔固再乞 聖明軫念邊方災民

特罷礦稅以蘇孑遺無岐而之番虜此尤職等之上

願也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移咨查照施行等因

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不勝驚愕此變異之應

恐不止陝西之一隅而消弭之道恐不止邊備之

一事也臣等稽之往牒惟唐垂拱二年新豐縣露

臺鄉忽湧山出高二十餘丈此其咎應載在史冊

我 皇上所明知也說者謂天氣不和而寒暑隔

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方今星

彗失度水旱降災迅雷震擊火光時發太白晝見

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之極矣鑿山開礦裂地求

砂坤元苞孕之氣發洩而無餘造化含蓄之精流

鑠而不韞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

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之極矣

閭閻窮困復加之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

復責之以必不能供之珍寶言利之小人蟻聚剝

民之中使鴟張徒役枕藉於巉巖流離悲號於道路民命危如累卵世變紛如亂絲東師未起瘡痍西蜀復遭鋒鏑都城之奸細潛伏畿輔之盜賊公行讖者寒心忠言逆耳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之極矣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無恠乎贅疣堆阜之突然而出也夫山者高而在上地者卑而在下山忽崩而成溝地忽起而成山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陰乘陽邪于正下叛上之象推理度勢必將有草野奸雄乘民之怨斬木揭竿

起而與 國家爲難者夫天下幸無事耳一旦有事則藏怒蓄忿之民易動土崩瓦解之勢立成是皆羣臣所屢言者特 陛下不垂清聽耳羣臣者陛下之子也臣子之誠不能動 君父故言愈數而聽愈厭 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此非常之變感悟 陛下尚可恬然不以爲意乎漢臣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伏願

陛下體 仁愛之心切傷敗之懼急爲
社稷之圖早建 國家之本忍難割之欲察導諛之
奸蠲無藝之征罷流毒之使擴轉圜之度備臺諫
之員通臣民之情開壅闕之路然後

勅下臣工共加脩省俾各守正奉公輸忠報

主安民厚下積餉練兵寧綢繆於未事之先勿周章
於多事之日庶可豫悅人心轉回 天意若復泄
泄然以 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恐天怒
人離變故百出追悔已晚收拾甚難勿罪臣等今

日不言也

皇長子大禮公䟽

爲陽律已回普天稱慶仰懇 聖慈 明示大禮
吉期以便遵行事臣等近年以來屢承 諭旨有
曰 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者有曰擇吉冠
巾與婚筭同行者有曰其 冊立并加冠禮少候
二宮落成之日行者有曰 三皇子 五皇子 六
皇子 七皇子俱已長成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
擾者恭繹 綸音仰度 聖意必謂今歲夏秋之

間 二宮可以落成耳不意工程浩大尚有一二
修飾未完者而 大工又暫停矣今茲一陽來復
歲序將新臣等稽之 祖制揆之 明諭有萬萬
不容再緩者蓋 祖宗以來舉行婚禮必於春時
而欲行冠婚以正始必先 冊立以正名由今及
春爲時幾何而 綸命尚未渙發儀章尚未豫備
誠恐臨時遲誤非所以仰體 聖懷光昭 令典
也况淑女之選已經數月 皇長子睿齡明春十
九知我 皇上天性至愛其於室家之願必有倦

倦更切者臣等受 國厚恩義難緘默不敢不

請又不敢逆章累牘致煩 天聽故敢合辭以

請伏願 明勅該部選擇吉期 明勅各該衙門製

辦 冊寶冠服儀仗等物俟元正之後首舉

冊立之禮隨舉 冠婚之禮並舉 諸皇子分封加

冠之禮諸禮並舉百福駢臻此 宗廟 社稷之

大慶而中外臣民之大願也

黑龍王廟復命疏

爲欽奉 聖諭事先該禮部以金山黑龍王廟其

霖應禱加封廟號潭名立碑紀功題 請遣官前

往潭所相視碑基奉 聖旨是着侍郎余繼登呂

鳴珂去欽此臣等遵 旨於二十六日蚤 陛辭

西行一路陰雲四合細雨淋漓比至祠下天日開

霽近祠村民聞臣等至皆扶老携幼擁列道側懽

呼向職等言今春不雨麥已將槁穀種未布百姓

已無生理幸賴 皇上慈悲爲民虔禱至誠格神

時雨應祈旬日以來麥盡吐穗穀盡布種有秋可

望其感戴 皇仁如天如地真有莫能名言者職

等竊喜我 皇上一念爲民真心遂能感神感民

至於如此克此心也卽堯舜熙皞盛治無難致矣

進至廟中見真人張國祥率朝天宮道士正在廟

中建謝雨齋醮臣等祇詣 龍神起視祠宇見正

殿三楹建在山頂廟貌整嚴規制工麗問之乃萬

曆十三年我 皇上臨幸後所重修者職等因同

國祥上下相視廟前至廟門隙地一段深一丈五

尺濶五丈三尺廟門外右爲向下階級門左隙地

一段止深一丈二尺八寸不足立碑建亭又下一

層有三碑亭並列其中一碑乃成化二十二年二月
憲宗純皇帝御製碑碑身高四尺二寸濶二
尺一寸下面石座計四層共高四尺九寸左面一
碑乃萬曆十四年三月 皇上爲 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所製禱雨龍潭靈應碑碑身高六
尺五寸濶二尺六寸石座高二尺三寸濶三尺五
寸右面一碑亦同時我 皇上御製禱雨靈應碑
碑身碑座俱與左一座同碑亭三座各方一丈五
尺又下一層左爲龍潭右爲隙地一段深三丈濶

二丈八尺此處立碑建亭正與 皇上先所立碑
亭在上一層者相對况龍王廟在上龍潭在旁足
仰稱我 皇上紀述功德之意此去又下一層即
爲大門門外不遠即爲潭水所匯處以南又皆僧
舍佛殿去廟潭稍遠不堪作基職等謹具述所看
視者據實開 奏伏希 皇上宸斷如果前地相
應立碑乞 勅下工部募工礮石擇吉建立奉

聖旨工部知道

冊立疏

爲陽春在邇恭請 蚤示 冊立冠婚之期以便
舉行事臣等待罪禮曹今典禮之大莫有過於
冊立冠婚者夫 冊立公典也公則宜公言之故臣
等曩隨九卿科道合疏以 請未敢瑣瀆

天聽伏候 綸音又踰月矣緣係臣部職掌安敢緘
默以誤 大典敢披瀝上 請惟 陛下垂聽焉
夫禮者聖王緣人情而爲之者也禮有所當行者
聖人不能違夫時情有所當體者慈父尤當念其
子今 皇長子親則 皇上之元子也 冊立

社稷之本也婚禮人道之始冠禮成人之始也三禮
並舉我 皇上明諭於一年之前而臣等不能將
順於一年之後猶可以爲人臣乎且臣等在部歲
見 宗室中有當封當婚者按例而請臣等按例
而覆 皇上無弗與者夫不吝推恩於 宗室之
子而顧不蚤推恩於 皇長子臣等知其必不然
也數年以來 君父之成命未頒臣子之懇請屢
格幸于去歲渙發 德音欲于冠婚之時先行冊
立之禮 聖見高明 聖裁允當確如金石炳若

日星 九廟神靈萬邦黎庶日望此舉久矣乃
典禮臨近之言雖申于計部而選擇吉期之

旨未明示于春官臣等竊以天下有大本願

皇上蚤定之 國家有大禮願 皇上蚤舉之

朝廷有大信願 皇上蚤踐之勿更諉曰姑俟

兩宮之成也蓋 皇上所御即爲紫宸發號施仁無

所不可既不必俟 三殿又何必俟 兩宮若明

春三禮既舉待 兩宮落成之日 皇上還御之

時佳兒佳婦趨拜於前豈不充爲 宮闈極樂之

事哉臣等於二十六年 題行各該衙門造辦錢

糧未知完備與否儻或耽延豈不有誤吉禮伏望

皇上特降 明綸行臣等衙門蚤擇吉期務及春和

舉此 盛典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火灾修省疏

爲禁地火灾頻發 天心震怒未回懇乞

聖明痛加修省以盡消弭之實事十一月二十七日

尚寶司等衙門被灾一時焚燬無遺臣等不勝驚

懼竊意我 皇上敬畏事 天必將遇灾而懼

側身修省以仰答 仁愛乃伏候數日未見傳示豈
以爲此常事不足以動 聖心與夫人君事天如
子事父母父母之怒大而發聲小而徵色人子皆
當敬慎以承之安有兩宮三殿之後餘威猶震餘
怒未回復此譴告而恬不爲意者臣等以爲災異
可懼也災異而不知懼則彌可懼矣伏乞

亟降明諭申飭大小臣工同加修省諸可以收拾人
心挽回 天意者望 皇上俯賜施行則宗社生
靈不勝幸甚臣等考之傳記火之神曰鬱攸言火

之不可鬱也火鬱則必燃猶民之情不可鬱也人
情鬱則思亂 皇上積年累歲不接見群臣下之
情欲達於上但憑章奏乃章奏又有時而不發上
之情欲通於下惟憑批答而批答又有時而不下
即 皇上聖神孰敢有擅自稽留者然積久生玩
積玩生奸萬一有煬竈之夫釀成釜鬻之勢則君
臣之情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 皇上之開礦也
此不忍加派小民之心豈有貽累小民今無論供
給之費奔走之勞令民失其農業即煎銀不出至

於賣沙賣沙不已至於包銀日復一日俾富者貧
貧者死彼其貧苦無聊之情欲仰訴於 皇上而
不可得也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有店則有貨有
貨則有稅是 皇上欲稍取之於富商非欲取之
於貧民也乃一官出而相隨者至數百人此數百
人者又各相隨數十人姦民趨利如蠅聚腥引類
呼朋布滿宇內無一日而無抽稅之人無一物而
非可稅之貨即今商賈不行百物騰貴貧民無所
覓食束手待斃當今水旱災傷之時何以堪此彼

小民不堪情狀欲仰訴於 皇上而不可得也又
無有鬱而未暢者乎巡撫者 天子所使拊循一
方者也巡按曰代巡所以代 天子循行一方彈
壓奸邪肅清吏治者也議及礦稅動被詰責此猶
詰責而已至於百姓所以安於田里而無嘆息愁
苦之聲惟恃有守令在乃一拂群小即被誣奏
皇上不察有無即累逮之囚繫之諸臣力救而不聽
小民赴訴而不聽夫 皇上之威雷霆也逮則逮
繫則繫矣然逮不當其罪繫不服其心彼其情得

無有鬱而未暢者乎行取諸臣皆有功於地方
皇上以爲才而召之闕下者也乃以爲可用而召之
又不用而羈之諸臣疏 請稽而不報彼既無民
社之司又無官守之寄米珠薪桂進退維谷即人
臣之義遲速惟 命而諒其一念効忠之忱得無
有鬱而未暢者乎夫匹婦含冤足動天意萬人所
鬱不火而燃所以通其鬱者是在我 皇上而已
伏望 憬然覺悟銳然改圖於臣下章疏可行與
否一一批發勿更留中以滋衆人之疑於礦脉之

細微者以漸封閉之於稅貨之瑣屑者一切停免
之於官民之不遵 明旨生事害人如打死平民
打死生員者按法而誅之假撫按以便宜之權勿
輕損其體面待守令以付托之重勿輕至於折摧
行取諸臣及時考選使各吐其胸中之奇以共濟
艱難之運則人心既斃 天意必回有不轉禍爲
福者臣等其伏欺罔之罪矣

告病疏一

爲久病陟發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憐准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年來多病愈病愈衰
愈衰愈病自本年六月感患痰嗽延醫診治服涼
藥不效服熱藥不效服發散之藥亦不效然猶抱
病視事未敢一日偷安註籍其憔悴狼狽之狀皆
臣同官司屬及滿朝諸臣所共見者自十一月十
七日遂支持不前始註籍調理醫官錢藩等皆謂
自來痰嗽未有延至半年以後者此其病根已深
非旦夕藥餌所能取效見今痰涎壅盛晝夜不得
眠卧以至脾虛不能化粥喉啞不能出聲自卧病

至今昏暈者二次矣雖視息僅存而肌肉全消伏
枕竊念禮曹非養病之地尚書非卧病之官况今
大禮在邇必得年力精壯者方可周旋臣病已深臣
力已竭矣伏乞 聖慈憐臣真病真情毫無假飾
特准休致回籍安心醫治儻得延一日之生皆我
皇上天地大恩也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假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告病疏二

爲痼病難痊治療罔效仰懇 天恩慈悲憐憫早

放生還事先該臣以患病乞休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假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欽此以臣病困之極 皇上猶不肯遽棄

賜以暫假望之供職臣伏枕誦讀感激泣零誓當捐
糜以答 高厚旬日以來博訪諸醫加意調治緣

臣自六月以來無日不服湯藥藥非對症脾久受
傷今湯藥到口旋即吐出夫使病而受藥猶庶幾
望痊可也今不能受矣是臣病之愈無日臣命之
盡有期仰惟我 皇上至仁如天不忍使一民一

物或失其所况臣舊侍講讀忍獨令臣呻吟委頓
坐斃於旅舍床蓐之間哉伏乞 開天地之心憐
准回籍調理俾臣少存視息不隕滅於道路臣即
死亦當效啣結於地下也臣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奉

聖旨卿微恙易愈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
辭吏部知道

辭印務疏

爲 天恩甚重臣病甚危懇乞 聖慈准辭印務

以便調理事該臣以患病再疏乞休奉

聖旨卿微恙易愈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叩頭感激流涕思 皇上
之恩如天如地而臣愚之病益熱益深藥餌不進
粥食不消骨瘦如柴命危若露呻吟苦楚之中竊
念臣卧病一日則廢一日之職業患病日久曠廢
日多即今新春伊邇 大禮舉在目前臣病若斯
安能勉強憂愁恐懼病勢益增伏乞 聖明垂憐
准臣辭印務得專意調治儻得萬一少痊當遵

旨供職不敢負 恩德也奉

聖旨卿偶疾未痊宜加意調攝印務不必辭稍可即
出供職吏部知道

告病疏四

爲久病調治不痊勢漸沉篤哀懇 聖慈乞賜骸

骨生還事臣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內疏乞回籍養

病與辭印調理俱未蒙我 皇上愈允且諭臣加

意調攝稍可即出臣即犬馬亦知戀主乃臣安心

靜養又一月矣藥餌滿前入口即吐醫人環視無

計可施病日益沉溺日益減是臣典禮不效無力
回天陛下幸寬臣之罰而天實降之罰也
今已無痊可之望矣不得不忍死哀鳴於君父
之前臣聞古者君之於臣也壯則用其力老則逸
其身病則卹其私臣病甚矣惟陛下憐而恤之
耳蓋臣報主之心敢不自勉而趨事之力實已
不支夫使臣力可驅馳當此多事之時曷敢言去
今臣病勢至此陛下即留臣亦不過呻吟床褥
虛糜廩祿而已果何益哉伏乞天恩准臣回籍

養病別簡才賢代臣之任贊襄典禮勿因臣病廢
之身而久稽吉慶之典則臣感戴恩德生當
效祝誦之忱歿當圖啣結之報臣氣結魂悸語詞
無倫不勝恐懼懇祈之至疏上不報

告病疏五

爲患病日久職業日隳憂懼交并勢漸危困懇乞
天恩早放生還事該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以及
病調理不痊具疏乞休未蒙我皇上批發臣竊
自傷犬馬之誠不能上達於天固其所也然

天雖至高而凡人疾痛愁苦未有不顧 天而訴者
以萬物皆覆於 天舍 天無所可訴耳使臣可
以勉強支持何敢瑣瀆 天聽第臣病根已痼難
於遽痊瘦骨已枯難於復肉呻吟床褥曠廢職業
非人臣所宜是以既有性命之憂復有官守之慮
中心煩灼痰火填壅飲食不思眩暈時發故敢復
以真病真情仰訴於 皇上之前查得先年原任
本部尚書于慎行羅萬化俱以患病乞歸並蒙我
皇上俞允慎行雖少延殘喘萬化竟殞身道途今臣

病體實與二臣相同而勢之狼狽尤爲過之伏乞
聖慈准照二臣前例將臣放歸田里俾得遂首丘之
願臣即今生無以報 陛下願生生世世誓竭捐
糜之報也臣不勝戰慄隕越仰 天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疾不妨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

辭俸疏

爲遵例辭俸以便調理事昨臣以久病乞休奉
聖旨卿疾不妨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枕捧讀感激流涕蓋
恩爲重命爲輕敢惜狗馬之軀不竭涓埃之報但臣
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內外文武官員患病
三箇月之上俸糧截日任支臣自萬曆二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註籍扣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
五日已滿三月而臣身尚骨立不能離床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俸糧照例任支使臣得少逭虛糜之
懼安心勉就醫藥萬一尚望痊可之期也臣瑣瀆
天威不勝惶恐戰慄之至奉

聖旨卿疾宜安心調理痊可供職俸不必辭該部知
道

告病疏

爲病體萬分難支哀懇 聖慈憐准致仕以保餘
息事臣於萬曆二十七年冬患病屢疏乞

恩回籍調理俱未蒙我 皇上俞允臣感激

天恩義不忍忽於本年初三日扶病見

朝初四日謝 恩勉強進部理事然氣血耗損痰嗽

如初肌膚俱銷精神大減行稍遠必須掖持坐稍

久即覺潦倒此舉 朝大小臣丁所共見共憐者
臣何能盡欺衆人而敢上欺 陛下也延至本年
五月十四日忽感洩瀉至今服藥不效而臣二十
七歲之子又復夭折情關骨肉寧不痛心疋羸病
軀堪此摧剝因而神思恍惚語音失常委頓床帷
時覺昏憤禮曹今當多事之日而臣病卧私室不
能倡率司官以致諸務稽延間或舛錯則臣之罪
愈大而臣之苦愈甚矣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久
病容臣致仕回籍別簡名流以贊邦禮則臣生保

殘息死且不朽矣臣非病極勢迫何敢輕瀆

天聽惟 皇上慈悲而俞之臣不勝恐懼戰慄伏枕
叩頭千祈萬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感傷致疾宜寬心調理痊可即出供
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淡然軒集

